

□郑学富

最近，社交平台上兴起了“围炉煮茶”。三五好友围炉夜话、饮酒煮茶，在人间烟火中体验诗意生活。其实，早在唐宋时期，寒夜围炉煮茶已是文人的高雅时尚，当时的诗词、绘画就有许多描述这一情景的。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茶文化源远流长。有学者说，煮茶源于西汉，盛于初唐。汉魏六朝的饮茶法“浑而烹之”，煮成浓厚的羹汤而饮。那时还没有专门的煮茶、饮茶器具，一般是在鼎、釜中煮茶，用食碗饮茶。唐初，出现了文人饮茶，还形成了茶文化，被后人称为“茶圣”的陆羽专门撰写了一部《茶经》，开创了饮茶新风尚，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。

据《茶经》记载，当时煮茶的器具有24件之多，除了炉具以外，煮茶先要焚香备器，茶客们坐在一旁，闻着优雅的檀香，听着音乐，静心养神。第二步才是用木炭烤茶饼，升炉、炙茶，然后将烤炙过的茶团敲碎、碾磨，再用纸袋封好，藏于金龟之中，其后才是煮水。煮水也很有讲究，听到釜中的水微微沸的声音，再投入茶末。“其沸，如鱼目，微有声，为一沸；缘边如涌泉连珠，为二沸；腾波鼓浪，为三沸。已上水老，不可食也。”这就是说煮茶“三沸”恰到好处，煮过了，茶味就不佳了。要想掌握好煮茶火候，需选择好燃料。陆羽说：“其火，用炭，次用劲薪。”明代茶人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说：“火，必以坚木炭为上。”

寒冬之夜，室外雪花飘飘，室内炉火正旺，知己好友品茗论诗，将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文人情怀提升到了最高境界。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，常在寓所里煮茶温酒，邀友叙谈。有一天晚上，天要降大雪，他燃起小红炉，烫酒煮茶，写了一张请柬让童子送给刘十九。请柬上写：“绿蚁新醇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据说刘十九是刘禹锡的堂兄刘禹铜，乃洛阳一富商，与白居易常有往来。由于白居易时常与朋友长谈到深夜，所以早晨起来后点上火炉，融化雪水煮上一壶上等的好茶，再用酥油和牛奶调剂煲粥，非常惬意，然后写上一首诗。诗云：“烂熳朝眠后，频伸晚起时。暖炉生火早，寒镜裹头迟。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。慵馋还自哂，快活亦谁知。”

宋代是茶文化的鼎盛期，茶事活动丰富多彩。苏轼是煮茶的行家，他在《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》一诗中，将茶的质地、品格、风味以及茶的好处、作用表达得淋漓尽致。他的《试院煎茶》中有“蟹眼已过鱼眼生，飏飏欲作松风鸣。蒙茸出磨细珠落，眩转绕瓯飞雪轻”的诗句，对煮茶用水的温度、发出的声音、研磨茶团时茶叶的形态以及茶汤在茶盏中旋转的样子，都做了形象描述。

“且学公家作茗饮，砖炉石铤行相随。”煮茶的器具也很讲究，要用烧炭火的砖炉和陶制的石铤。苏轼命运多舛、仕途曲折，但他生性豁达，以茶会友，咏茶言情。宋神宗元丰三年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后，刚从狱中出来，就立即给好友杜道源写了一张便札，邀请他来啜茶：“道源无事，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？有少事须至面白。孟坚必已好安也。”可见他对茶的钟爱程度。

北宋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，大雪初晴，任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做了一个美梦：用雪水煮茶最名贵的北苑贡茶“小龙团”，且有美人端茶歌舞，好不惬意，于是他兴致勃勃，饮茶赋诗，醒来后发现竟是一梦。他立即把所记梦中残句续为两首回文诗，其中一首是：“空花落尽酒倾缸，日上山融雪涨江。红焙浅瓯新火活，龙团小碾斗晴窗。”

用活火煎茶，用新杯品饮，才能品出茶的味道。苏轼即使被连贬，爱茶之心不改。北宋绍圣元年被发落岭南，抵达惠州后，苏轼看到一株野生的茶树孤零零地夹在松树之间艰难生长，“茨棘尚未容，蒙翳争交构。”他不甘心茶树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，于是将茶树移植到自己的寓所白鹤岭，由于土壤肥沃疏松，春雨浇灌，“弥旬得连阴，似许晚遂茂”。茶芽细嫩饱满，堪比紫笋茶，可是由于数量少，只能采摘以闻茶香。他写了一首《种茶》诗，记叙了这一经过，其实是咏物言志，通过描述这棵茶树顽强的生长经过，表达自己的精神和风骨，抒发自己宁折不弯的高洁情操。苏

轼在晚年被贬到荒蛮之地儋州，仍然与茶为友，北宋元符三年春所作的《汲江煎茶》说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”诗中描写了从取水、煎茶到饮茶的全过程，精妙生动，比喻贴切。诗人借景抒情，反映了被贬远方的寂寥心情，只能以茶聊以慰藉思乡之情。

古人认为，雪凝天地之灵气，无瑕至纯，是煮茶的上品之水，以柴薪烧化雪水煮茶，其味更清冽，更具穿透力。陆游的《雪后煎茶》诗说：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诗人一边欣赏雪景，一边烹雪煎茶，抛却尘虑，品茶观景，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。

明代戏剧家高濂很懂养生之道，他在《扫雪烹茶玩画》一文中说：“茶以雪烹，味更清冽，所为半天河水是也。不受尘垢，幽人啜此，足以破寒。”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一生淡泊名利，在冬日雪后的寒夜，无童仆，自烹茶，自扫雪，燃灯一盏，以书卷为伴。“寒窗里，烹茶扫雪，一碗读书灯”，那种旷达闲适、自得其乐的生活溢于言表。

清代剧作家李渔性情儒雅，无意仕进，喜爱雪水茶。他的《煮雪》诗描述了煮雪烹茶的体验：“鹅毛小帚掠千泉，撮入银铛夹冻煎。天性自寒难得热，本来无染莫教煎。比初虽减三分白，过后应输一味鲜。更喜轻烟浮竹杪，鹤飞不避似相怜。”

在古代文人雅客看来，若用花瓣上的雪，或者是未落地之雪煮茶，最为美妙。清代学者震钧尤其喜欢饮茶，他在《茶说》中说：“雪水味清，然有土气，以洁瓮储之，经年始可饮。”《红楼梦》金陵十二钗之一的妙玉煮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，在玄墓蟠香寺收梅花上的雪，装在鬼脸青的花瓮里，埋在地下五年，还须有宝钗、黛玉这般清雅之人，方可开封取雪煮茶。宝玉托二人福气，得饮此茶，他“细细吃了，果觉轻浮无比，赞赏不绝”。

南宋诗人杜耒《寒夜》诗云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围炉煮茶，谈诗论道，需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君子之交，宁静雅致。

在现代生活中，营造一处返璞归真的氛围，用传统的茶具、木炭，烹煮中式茶饮，再搭配柿子、红薯、砂糖橘、花生等食物，忘却忧愁烦恼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不失为传承优秀文化的一桩雅事。



□李学朴

冬至节气过后，各地气候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进九”。民间有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”的说法，从冬至这天算起，以九天为一单元，连数九个九天，到了九九八十一天，冬天就过去了。

九为单数中的最大数，因而在中国古代，九这个数字便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物品等联系起来。《易·乾》中曾记载：“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龙为传说中的神物，常用以附会皇帝，所以后来人们便用“九五”比喻皇帝。至于皇宫内的建筑，数量也要符合九或九的倍数，以符合皇帝的身份。由此可见，在封建社会中九不是别的数所能比拟的。

紫禁城的大门中，正门、午门最为重要。清代每当皇帝要上朝时，文武官员都要在午门两边的长廊上等候，皇帝上朝时，午门钟鼓齐鸣以壮声威。每次军队外出作战胜利归来，也要在午门前举行“献俘”仪式。午门上的主建筑正楼，面阔、进深各为九楹，共为九九八十一间。

在古人的观念里，奇数为阳、偶数为阴，而九是单数中最大的奇数，故而古人对“九”这个数字特别重视，认为“九”可以代表阳气最盛。古人还以奇数象征天，以偶数象征地，并把“九”当成天的象征，因此有“九天”“九重天”“九霄”等说法，紫禁城还被称为“宫阙九重”。

“九”之所以被古人所崇尚，除上述原因外，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十”是满盈之数，物极必反，满则溢，极盛必衰，因此要自谦待之，而“九”可以看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永远呈上升趋势，因此“九”为至尊之称，为帝王所看中。皇宫建筑，在装饰陈列上，大多数物品也要符合“九”或“九”的倍数。如皇宫内佛堂里佛的重量也是“九”的倍数，或重九九八十一斤，或重八九七十二斤。就连所铸铜、金佛的数量也要是九的倍数，如清代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，为庆祝乾隆皇帝七十寿辰，文武大臣等共造佛二万零六百九十一尊，合为九的二千二百九十九尊。

《诗·小雅·王保》中有“如山如阜，如阙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大增……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寿，不蹇不崩，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”的祝寿之词，诗中连用九个如字，因此诗名又叫“天保”，人们便把“天保九如”作为吉祥祝寿之语，其中含有万寿无疆之意。清代皇帝过生日、庆生辰，官员们都要向皇帝谨祝“天保九如”之语。在宴席上，要把水果、蜜饯、点心等摆满九十九品。艺人们表演歌舞杂技，要演出九九八十一个节目，名为“九九大庆会”。

在中国古代，朝廷大官有“九卿”，皇宫中的女官有“九嫔”，官职等级分“九品”，官署有“九寺”，刑罚有“九刑”，帝王尊礼崇政大臣给以最高荣誉颁赐器物，叫“加九锡”，古乐有“九韶”，古书有“九经”，粮食有“九谷”……

古人将每年夏至后的八十一天及冬至后的八十一天，各分为九个段落，每一段落为

九天，分别称作“夏九九”“冬九九”，并按次序定名为“一九、二九、三九……九九”。通常人们所说的“九九”显然是指“冬九九”，因此才有“数九寒天”之说。

关于“数九”的习俗究竟起源于何时，尚未见到确切的文字记载，但从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，却发现有关于“九九”的残文。虽然这与数九习俗未必有必然的联系，但起码说明当时已有“九九”的说法了。现在见到记载“数九”最早的书籍，是公元550年梁朝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，书中有“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，为寒尽”之句。

古时冬至有“画九”之法，明代文学家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中说：“日冬至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。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。曰九九消寒图。”还有诗咏道：“试数窗间九九图，余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余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”(杨允孚杂咏诗，见《日下旧闻考》)。

除了这种“染梅消寒图”外，当时还有“九九之歌”，歌词是：“一九二九，相唤不出手，三九二十七，篱头吹角笛。四九三十六，夜眠如露宿，五九四十五，家家推盐虎，六九五十四，口中出暖气，七九六十三，行人把衣单，八九七十二，猫狗寻阴地，九九八十一，穷汉受罪毕。才要伸腿睡，蚊虫蚤出”(《帝京景物略·春场》)。这首“九九歌”巧妙地利用自然界的一些天气征兆，表明了冬九九中的气候变化发展规律。

由于“九”是阳数，所以在节气时令上还有“冬至阳生”的说法。古时民间还流行填“九九消寒图”以消遣冬日，“九九消寒图”是印绘的消寒年画，有素梅图、消寒句、消寒图表等形式，多与消寒歌谣配套使用。素梅图，即以虚线画梅一枝，上有八十一瓣；消寒句则取笔画皆九画的字连缀在一起。使用时一般以朱砂点红，有的也用别的颜色区分天气变化，点涂时有特定的歌诀指导。自冬至这天开始，每过一日则填实一瓣或一笔，待到消寒图点画殆尽，春天即已来临。元代《凉京杂咏》中记载：“试数窗间九九图，余寒消尽暖回初。梅花点遍无余白，看到今朝是杏株。”

古人通常用的“九九消寒图”是一幅双钩描红书法，上有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(风)”九字，每字九画，共八十一画，从冬至这天开始，每天按照笔画顺序填充一个笔画，每过一九填充好一个字，直到九九之后春回大地，一幅“九九消寒图”才算大功告成。填充每天笔画所用的颜色，要根据当天的天气决定，晴则为红、阴则为蓝、雨则为绿、风则为黄、落雪填白。民间还留有“九九消寒图”的民谣：“下点天阴上点晴，左风右雾雪中心。图中点得墨黑黑，门处已是草茵茵。”

最雅致的“九九消寒图”是做九体对联，这一般是文人雅士们喜爱的活动。每联九字，每字九画，每天在上下联各填一笔，如上联写有“春泉垂杨柳春染春美”，下联对以“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”，称为九九消寒迎春联。

【短史记】

冬至节气漫话『九』

【文化观】

围炉煮茶，古人的冬天风雅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颜莉